

凭祂恩典成就一切



潘福寿大居士

Phoa Krishnaputra, Maha Upasaka

（印尼棉兰赛中心）

于 2006 年 5 月 13-14 日

在印度平达湾的佛诞日演讲

顶礼于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神圣的莲花足下。

今天我在这里非常乐意和你们分享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恩赐予我的福气。

我的一生很幸运，家有贤妻和健康可爱的孩子。年轻时，我在一家种植公司任职，一直升迁至最高管理层。我物质生活富裕，可说事事顺利。

但我心灵深处却有一种莫名的失落。这种感觉一直存在。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开始明白自己所要的人生。当我五十出头的时候，我开始不在乎升职、金钱等等，反而渴望为人们做善事，使自己内心感到满足。时机非常巧合，与赛峇峇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一剂治愈我心病的良药。

我不再赘言，现在就和大家分享我的小故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鼓励。

1963 年 12 月 24 日，印尼佛教首席法师 Mahasthavira Ashin Jinarakkhita（亦称师公），Maha Pandita Ashok Dharma Surya D. Kumarasamy, Sutjita Kasih 和我，创办了婆罗浮屠佛寺基金会（The Borobudur Vihar Foundation）。

1975 年间，我被选为基金会的主席。那时候我很沮丧，因为没有能力为佛寺提供必要的维修，我们的资金只够维持日常的开支。我几乎每天都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加持，给我启示去改进佛寺的状况，为佛教徒众们带来福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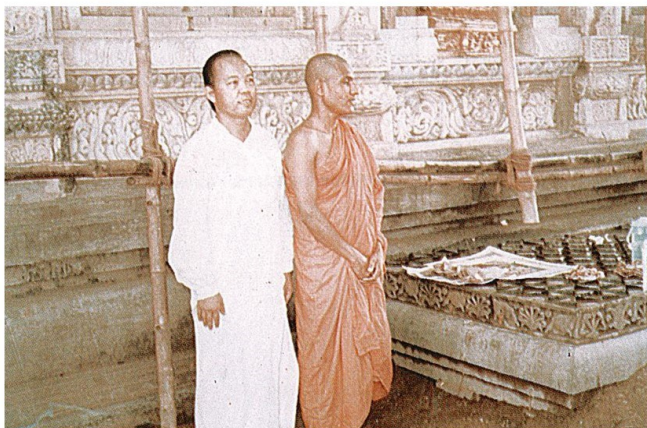
连续 5 年，我都如此向观世音菩萨祈求。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福至灵犀，想为观世音菩萨建造一座佛塔。在

开始建筑之前，我有一股强烈的心念要到印度，去佛陀在 2500 年前曾经驻足的几个圣地朝圣。我希望能在这些圣地收集一些圣土、石块和水，带回棉兰置放在计划中的观世音佛塔的地基下。

一天早上，莫汉里奥（Mohan Leo）弟兄来访，我谈起去印度佛陀圣地朝圣的事，他兴致勃勃表示也要随行，于是我们结伴同行。

1980 年 7 月下旬，我们从棉兰出发到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为了减轻行李，我们把主要的行装寄放在马德拉斯，然后轻松北上。我们飞往加尔各答（Calcutta），然后开始到一些佛教圣地参观礼拜：Kapilavasthu（迦毗罗卫城，悉达多太子的父王的王朝遗址），Lumbini（蓝毗尼，佛陀的诞生地），Bodhgaya（菩提伽耶，佛陀悟道的地方）。透过 Jnana Jagat 比丘的帮助，我们在菩提伽耶执行一个仪式，期望在棉兰的婆罗浮屠佛寺和印度的菩提伽耶之间建立一个“灵性的连接”。这个仪式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祈祷仪式完成后，只有天知道这个灵性的连接是否已经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去参观尼连禅河（Niranjana River），然后前往 Sarnath（鹿野苑，此处是佛陀成道后第一次与五比丘阐述‘四圣谛’和‘八正道’法门的地方）。

从鹿野苑，我们前往 Kusinagar（拘尸那揭罗）。2500 年前，佛陀涅槃于这里的梭罗树林间。从梭罗树下，我们可以仰望灵鹫山（Vulture’ s Peak）。



笔者与Jnana Jagat 比丘，拍摄于菩提伽耶

探访过佛教圣地后，我们到瓦拉纳西（**Varanasi**），再转机到孟买（**Bombay**），并打算飞到马德拉斯取行李回棉兰。但是主为我们另有安排；祂要在我们回国之前会见我们。我们在孟买逗留了几天都买不到去马德拉斯的机票，让我们非常沮丧。最后我向莫汉弟兄建议先去班加罗尔（**Bangalore**），并从那儿坐巴士或德士去马德拉斯。到了班加罗尔，我们住进拉玛旅店（**Rama Hotel**），那也是‘神迹’开始的时候。

在办入住手续时，我们无意中听到收银员告诉一位房客说“赛峇峇已经在白草原（**Whitefield**）”。我问收银员：“请问如何去白草原？”“距离这里大约 7 公里。”他答道。我转向莫汉弟兄，告诉他说赛峇峇是一个圣人（我于 1974 年读过一本关于赛峇峇的书籍），并建议在启程前往马德拉斯之前去见见这位圣人。我们把行李放在旅

店房里，便租了一辆德士前往白草原。我们到印度的真正原因从那时才开始揭晓。

我们到达白草原，对于赛峇峇精舍的规矩、习俗一无所知。我询问一位穿戴颈巾，守着进口处闸门的男士。我告诉他说我们要见赛峇峇，但是他拒绝让我们进去。那时，莫汉弟兄发现一辆轿车正从另一个大门驰出，在车里的峇峇向我们看过来。那是峇峇赐予我们的第一次达瞻。

依照志工的指示，我们下午再次回去参加峇赞集会。我的脑海里浮现许多问题要请教峇峇。我也带了许多物品要祂保佑。经过一番等待后，峇峇出来了，优雅地在信徒之间的走道上行走。祂不曾注意到我们。第二天的集会和前一天的毫无差别，我们无奈地回去旅店。在回去旅店途中，我对莫汉弟兄说，我在心念和态度上犯错，我必须做出改善。第三天的集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峇峇的机会了，因为我们听说那天是峇峇在白草原的最后一天。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决定只提问一个问题罢了，即“菩提伽耶和婆罗浮屠佛寺的灵性连接是否已经建立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呢？我再次祈求峇峇，以碰触我手上拿着的叶子，作为给我肯定答案的方式。

过后，峇峇像平时那样，在信徒们之间走动，似乎不理睬我们。关键的时刻到了，祂经过我们的位置后，突然转身微笑着向我们走过来。当祂站在我们面前时，莫汉弟兄赶快抓紧机会，伏身顶礼在峇峇的莲花足下。峇峇看

着我，我打开双手展示那片叶子。祂一言不发，用手拍一下我右手中的叶子，然后微笑着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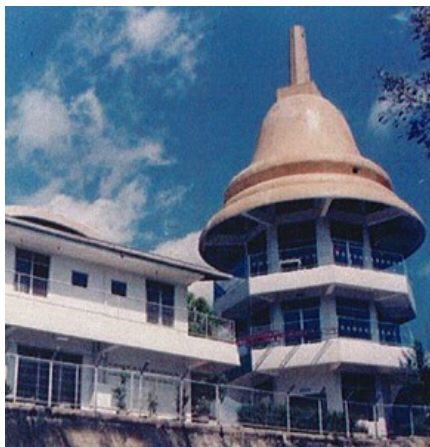


回旅店途中，我对莫汉弟兄说我感觉是被峇峇召唤来的，那种感觉绝不是幻想，是真实的。

经峇峇那么一拍，我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问题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我告诉莫汉弟兄，我非常有信心，建造观音塔不会有任何难题了。果然如我所料，回到棉兰后，我发现 **Mahasthavira Ashin Jinarakkhita** 已经开始为观音塔开工动土。无可否认，我仍然担忧，因为我们的现款不多，但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钱开始源源而来。棉兰的佛教徒们听说建造观音塔的计划后，纷纷踊跃捐款。最后，我们凑足了款项来完成观音塔。1982年3月3日，北苏门答腊首长观音塔主持开幕仪式。



进行中的观音塔工程



1987 年杪，我们开始在婆罗浮屠佛寺之上扩建一个楼层，作为弘法的道场。较早时，我们向政府申请扩建准证，与此同时建立铁架柱子和大梁，但是工程却因准证迟批而被迫耽搁下来。等待超过一年之后，屹立在婆罗浮屠佛寺上的铁架都已经生锈了。

在 1988 年 6 月，我去拜访在西爪哇 Sakyavanaram 寺驻锡的 Mahasthavira Ashin Jinarakkhita。师公向我展示一幅精美的世尊赛峇峇照片。峇峇身穿白袍。他说要把这幅照片挂在寺内的其中一间小屋里。我觉得奇怪，对师公说：“您是印尼佛教首席法师，如果把世尊赛峇峇的相片挂在寺内，那不是给佛教徒制造一个问题吗？”他微笑着说：“我已经习惯面对难题了，再加一个，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他的话像闪电般击中我，随即触发一个念头：“何不把扩建中的楼层作为赛中心？”

从那刻开始，我开始收集有关建造赛峇峇中心的资料。我听说在马来西亚的檳城有一所赛中心，其主席为 **Thanggaraj** 弟兄。当我抵达该中心时，我遇见一位女士，她告诉我 **Thanggaraj** 弟兄因心脏病发作住院留医。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唯有祈求峇峇：“斯瓦米，如果您挑选我在棉兰创办赛中心的话，请显现一个征兆让我明白。”我含着泪水祈求峇峇加持，让延迟了逾一年的准证获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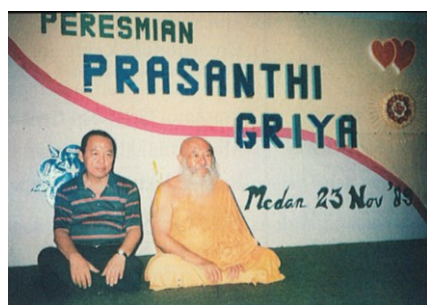


星期六早上我在檳城祈求峇峇帮助，就在当天下午，我去赛中心提取那摆放在祈祷室内的观音和象神塑像。令我惊异万分的是，峇峇听到了我的祈求，并且作为祂恩准的标志，祂变现了一串珍珠项链在观音塑像上，另外还有一尊小小的舍迪赛塑像在象神塑像旁边。有了祂的赐福，第二天我就飞回棉兰。

星期一早上，我致电给承建商询问准证的事，更令我惊奇的是，他已经在星期五收到准证信件。在我内心深处，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一切都是世尊的神圣游戏。星期六我祈求峇峇的加持和肯定，原来他已经在星期五让准证发出了。峇峇真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谢谢世尊！

在一个月之内，棉兰的第一所赛中心，连同所有的神祇塑像和装饰都准备就绪。许多人前来帮助我们完成这

些工作，让我们能及时在峇峇法身生日那天开幕。赛中心的开幕典礼于 1989 年 11 月 23 日举行。



我们为这所赛中心取名‘百善地戈里亚赛中心’（Prasanthi Griya Sai Centre）。参加开幕典礼的嘉宾有印尼兴都教兼佛教的总干事 Drs. I Gde Putra，师公和五、六位佛教法师，还有来自爪哇、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资深赛信徒们。值得一提的是，百善地戈里亚赛中心是世界上唯一坐落在一所佛寺上面的赛中心。



1990 年初，我到百善地尼乐园朝圣。我坐在第三行，忽然峇峇走过来问我：“多少人？”我回答：“27 人，斯瓦米。”峇峇说：“去！”我问朋友们，‘去’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那是与峇峇会面的恩赐。我马上和团友们走向会面室。在那儿，我亲眼见证了峇峇变现一枚戒指给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医生。那个医生就他妻子的病况向峇峇求助。峇峇给他详细的解说。为了舒解那个医生的忧虑，峇峇变现那个戒指给他。我只离峇峇的手 50 公分，让我亲眼看到该奇迹。峇峇询问那个医生戒指是否合戴，医生回答说很合适。峇峇接着开玩笑说祂的工厂所制造的产品确实是好东西。多年来，我梦想见到这种奇迹，很幸运地让我亲眼见到了。在会面室里，我向峇峇提起我试着提供免费医疗诊所，但是在我还未说完之前，峇峇打断我的话，说道：“不要尝试。尝试变成枯干（Try becomes dry）！去做！去做！去做！去做！”后来，我回忆起在 1960 年 3 月 30 日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我正在静坐时，听到耳边有声音说：“尝试！尝试！尝试！尝试！”我终于明白了。峇峇一直以来都在关注和指引着我，比我想象中的要更早呢！

这时我领悟到，从那时候起，别一味尝试和吹嘘，而是要去做和实践。

历经十年管理婆罗浮屠补贴诊所的经验，我开始办 Sai Mendut 免费诊所，并于 1992 年开张。该诊所为贫困和有需要的人们服务。出乎意料，Sai Mendut 免费诊所的银行户口的存款一路来都比婆罗浮屠补贴诊所的好很多。此外，每逢星期日，棉兰赛信徒连同免费诊所人员，都会到

一些没有医疗设备的偏远乡村为贫困和有需要的人们服务。



1990 年 5 月，Brigjen Katamso 国民学校的业主和一些老师来拜访我，他们要把学校的拥有权交给婆罗浮屠佛寺基金会，而我是基金会的主席。那位业主坦言负担不起学校的开支，因此我们接受他的要求，接管学校及负起

教育 300 位学生的重任。双方于 1990 年 5 月 19 日签署转让文件。



1995 年，Brigjen Katamso 学校里发生了一个奇迹。峇峇显现在一个名叫 Rin Rin 的女学生面前。从那时候开始，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变成了一所卓越的学校，受到棉兰当地社群的拥护。今天，学校有超过 2100 位学生。最近几年，学校迎来了许多贵宾的探访，为学校增光不少，包括 Art-Ong Jumsai 博士，Victor Kanu 博士等人。

1997 年，婆罗浮屠佛寺基金会在离学校不远处买了一块地，打算打造一座公园。我们给它取名为赛象头神公园（Sai Ganesha Garden）。我们于 2000 年在公园里创办一所赛中心，并于同年 9 月 1 日由百善地理事会第 4 区中央联络员 V K Ravindran 医生主持开幕。

现在我们正计划在棉兰市郊建立一所‘津贴学校’。若一切顺利的话，Brigjen Katamso 学校将能于 2008 年还清所有的债务，并且从那时候开始，可以资助计划中的‘津贴学校’。仰赖世尊的恩泽，这所‘津贴学校’将被改为‘免费学校’，以此造福那里的贫困儿童们。

1980 年 8 月 16 日下午 5 点 5 分，世尊在平达湾碰触我手中的那片叶子，从而赐予我们爱，肯定和力量。从那一刻开始，我们都能够完成世尊斯里沙迪亚赛峇峇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任务。

仰仗世尊赛峇峇的恩泽，我们必能完成一切事情。

Jai Sai Ram。

注：以下是潘福寿大居士的‘峇峇与我’访谈视频的链接

- 上集 <https://youtu.be/oDkvjy5XFxQ>
- 下集 https://youtu.be/UV_5UhEd4Lg